



## 柿子熟了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傍晚,忽然接到老郭的电话,说柿子熟了,让我去他家摘柿子吃。

十多年前,我和老郭相识。他有三个孩子,都在上学。妻子因病去世,重担都压在他的肩上。当时他四十六七岁,在蹬三轮,家里很穷,却爱看书,整天写写画画,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务正业,说是流光锤。

那年秋天,我外出办事,忽然想去看老郭。他总是打电话邀请我,很热情。老郭家在城乡接合部,临着公路,随着城市不断发展,家里没有多少地可种了。下了公交车,几个蹬三轮的“呼啦”围了上来,但没有老郭。原来,老郭整天光顾着看书,没有生意,只好去附近打零工。

接到电话,老郭骑着车子回来了,蓝劳动布上衣磨得泛白,黄胶鞋沾着泥巴。左邻右舍都是两三层高的楼房,高大气派,更衬得他家的平房低矮破旧。小院里空落落的,种了几棵柿子树,青枝绿叶,但未结果,在微风中挺立着。屋里有些凌乱,门口放张床,墙角堆着半人高的书,耀眼处是墙上贴的十几张奖状。老郭说,作难的日子快过去了,孩子们都考上大学了。

那些年,老郭暗地里没少掉眼泪,母亲、妻子接连去世,两个女儿十来岁,儿子才九岁,正需要人照顾。亲人的病故、沉重的债务、烦琐的家事,让他压力山大。

再难,也要扛下来。老郭说他以前没有机会上大学,高中毕业回家种地,现在能考大学了,说啥也要供孩子们上学。忙了一天,只要孩子们做作业,他从不看电视。他对孩子们要求严格,总是认真辅导功课,遇到自己不会的题,

就拉着孩子去问老师。“抱恨他日未多读,万般心事笔难书。劝尔努力竿头进,莫把时光空自负。”他把这首诗贴在墙上,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。

“刻苦钻研,缘于没有大学文凭;昂首向前,领略人生别样风景。”老郭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学习,不断充实提高自己。孩子们上高中住校后,他白天出去打工赚钱,晚上回到家读书写作,在报刊上发表了不文章。

孩子们以老郭为榜样,很争气,相继考上大学。“奋飞还需从头起,万里长征脚下行。”老郭说,咱是农民,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他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孩子们,希望他们上大学后不要懈怠。

不知不觉,天色不早了。临走时,老郭说这里又穷又乱的,让你笑话了,也没啥招待的。柿子树也还小,等过几年结果了,柿子熟了再请你来。我说好的,但愿一切“柿柿如意”。老郭跺掉鞋上的泥巴,自信地说“事事如意”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老郭家的那几棵柿子树长高了,早已开花结果。每年秋天,柿子树从绿、青、黄再转红,颜色越来越深,红彤彤的柿子压弯了枝头,引得左邻右舍驻足称赞。孩子们也都毕业有了工作,两个考上了公务员,一个当了老师。老郭还是老样子,不抽烟,不喝酒,爱读书,喜欢写写画画。

“墙头累累柿子黄,人家秋获争登场。”电话里,老郭抑制不住兴奋,再三邀请我,说柿子熟了,来摘些尝尝,家里也比以前好多了,顺便过来看看。我想,老郭站在硕果满枝的柿子树下,讲述家里“喜柿连连”的新事,该是多么幸福。愿人生都事事如意。

## 老秘书

◎李畅想(河南平顶山)

佩戴红袖标的人群中,有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来回奔波,不辞辛苦,他就是已经退休多年的乡党委原秘书赵哥。

包村到户那年月,十七岁的赵哥高中毕业就被乡政府选中成了一名通讯员。他跟随乡领导走村串户,最初的下乡是到群众家吃派饭,群众吃啥,他们吃啥。一顿饭四两粮票两毛钱,吃完饭交钱,群众很乐意招待,还会说出一大堆想说的话,听听干部们都带来了啥政策。白天听群众说些啥,晚上整理笔记,汇总出系列材料呈递领导审阅,忙得不亦乐乎。那时候的具体工作从模式上来说,相对比较简单。包里装上本子,带上不同颜色的钢笔就完事了,每件事都要形成文字,工整地抄写出来,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,重要事件研究过后还要出文件,手头上常常存了好几份材料。

赵哥对公文的质量要求很高,折叠出来的白纸左为订口,右为翻口,上为

天头,下为地脚,都有标准的尺寸,抄写出来的每一行都笔直笔直的,看上去格外舒服。当秘书的,不仅要写得一手好字,还要能正确按照程序操办文件,更重要的是出台的文件能不能紧贴群众心愿,最终让百姓受益。

一名合格的秘书,还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。干工作和干好工作是有很大的区别的,说白了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,在位不越位,揽事不揽权,着重抓落实,随时随地和各方沟通,把握好分寸。那时乡里也就三十九号人,办公设施落后,等赵哥退休时,包括副职在内超过百人了,分工更细致了,效率更高了。

“别看我退休了,村里的事我能干点是点。叫我‘秘书’是大伙尊重我,虽说现在不兴这套了,但群众需要我们啊。”听着赵哥的话语,看着他忙碌的身影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帮尽心尽力、乐于助人的基层干部,才是群众的贴心人,是保一方平安的老舵手。

## 雅集石记

◎郭明远(河南宝丰)

深秋时节,秋高气爽,与友相约,去宝丰县城南雅集石赏玩。

雅集石,位于宝丰火车站西南1.5公里,是应河经过宝丰县杨庄镇大温庄村东、小李庄村北、小店村西的流段,宋代以来宝丰八景之一“石渠仙蒲”的部分景观。该应河河段草木葱茏,乱石纵横,错落有致,水流曲折石间,泻入深潭,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,颇为壮观。古时,每逢春秋佳日,文人墨客临流酌酒,品茶赋诗,刻诗于石壁,故被誉为“雅集石”。

据明清志记载,石渠仙蒲是应河从宝丰县杨庄镇柴庄村东流至马渡寨(马街村)的一段。不知何时起,人们在“石上凿坎”,“水行石上”,用水灌溉田地,故称石渠;因其地“多产石菖蒲,寸九节者,可以入药用”,故称仙蒲。这便是石渠仙蒲的由来。那时,人们乐于采摘,至清康熙年间“所生难供需求,随之绝种”。

清道光十七年(1837年),宝丰知县李衍梧主修、耿兴宗主纂的《宝丰县志》中的《马志》(乾隆四年宝丰知县马格主持编纂)记载,邑南十里,旧应河驿中河,乱石纵横,水流曲折罅隙间。其西南礁壁立折,刻“知郑城晁仲参,叶令李乔卿……烹茶于此,皇祐壬辰八月十八”。皇祐壬辰即1052年,可见,雅集石那时已盛名在外。遗憾的是,这块石头已不见了。

谈笑间,我们来到应河段北岸。放眼望去,蓝天白云下,河面约30米宽,河水自西向东流去,夹岸是裸露的黄土、绿树和青青麦田;河道上,一条宽约1米的石河坝横跨南北;坝西是一泓清水,水里长着一人多高的青草;坝东是5亩见方、乱

石纵横的河床;一帘如瀑的河水,漫过石坝,落入下游的浅水滩,被石块分成一条条小溪,悄无声息地钻入石缝罅隙,扬帆于跌宕起伏的漫漫征程。

顺河堤小路,步入石群,脚下是大小不一的石头,有的如侧卧的大象,有的如匍匐的耕牛……一个个石块被流水冲刷得溜光溜光的;石缝小的仅容手掌,大的可侧站多人,宛如一条条筋脉,横七竖八连通着整个河床;茂盛的青苔和水草,如一条条毛细血管,把根深深地扎在石头上、石缝间、水底;偌大的石群间,水随石转,时而聚成清澈小水潭,时而散成涓涓细流,时而在幽深石缝中缓行,时而漫过河底挂满青苔的小石块,时而从两块突兀的石罅隙中喷涌而出,分分合合,迂回盘旋;之后,溪流又在石群东约110米处欣然相遇,融合成一道清亮的碧水,奔赴于田畴村舍之间,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和人家。

站在河床中间,四面皆石,恍若置身一个小石岛。近处,三五农妇穿着红色、白色的衣服,或蜷坐在石上,抡棒捶衣;或跳足水中,浣洗衣物。不远处,孩子们笑着闹着,从这一块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上,时而蹲坐,时而弯腰,或围趴在石头上,或探头伸手在罅隙间捉鱼。那专注的神态,仿佛考古学家在探寻大自然的神秘。清风徐来,说笑声,捶衣声、淙淙流淌的水声,飘荡在应河的上空。

“解体不须方外觅,石渠今是小蓬莱。”望着蓝天白云,迎着凉爽秋风,听着潺潺流水,感受着自然风光,心境陡然开阔,不禁感叹,此行不虚!

## 犇字不丑

◎袁占才(河南鲁山)

鲁山历史,可溯远古。看犇这个专有地名,我们就能体会得出,感受得到。

打眼一瞧,犇这个字是会意字。《说文解字》解其为“牛息声”,形容牛喘息发出的声音。老祖宗发明这一文字,是对牛辛勤耕作的一种回报。然农人虽听惯了牛的喘息声,又有几人能用此字表述呢?

倒是犇字引为地名,更能追溯犇的本源。通过这个字,更能印证造字圣祖仓颉在鲁活动的轨迹。《左传》记载,昭公元年“楚公子围,使公子黑肱、伯州犁城犇、栎、郟,郑人惧”。犇,即今鲁山西南张官营一带;郟乃郟城,即今郟县。

犇城一诞生,就成为楚国边陲重要城邑,不断见于史册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载:“犇、庞、长沙,楚之粟也。”言楚国北方的犇邑、腹地的庞邑(今衡阳)和长沙,为楚国的三大粮仓。《史记》载,沛公北攻平阴,“与南阳守龔战犇东”。《汉书》记犇县的行政区划:“南阳郡,秦置。”

南北朝时,地理学家酈道元,

曾任鲁阳太守多年,他在《水经注·淮水》中,记犇水流经犇县,也记了湛水与犇县的渊源“湛水,出犇县鱼齿山西北”。古犇城还出了个硕儒叫延笃,延笃去世后,“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”。据此,有专家提出,屈原故里应在鲁山。

犇邑作族姓小国之都千余年。春秋时代,其为楚国“方城之外”的一个属邑,楚康王封伯州犁于犇。汉承秦制,继续在犇邑设犇县。至隋,犇县并入鲁山县。史书上,不乏犇邑、犇县、犇城、犇地、犇河、犇水、犇滨的记载。这些词语,成了地方上常用的专有词语。今犇城遗址被列入市级文保单位。曾有人不明底里,在犇河桥上竖一个路示牌:“丑河桥。”把历史全弄丢了,人责之:“何谓我丑?”

写错地名的人不止一个。鲁山今之团城乡原叫鸡家乡,有专家考证,这个“鸡”字应为“姬”,“鸡家”应是“姬家”,疑为周公姬旦之家。“姬”错论成“鸡”,已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,而在鸡家乡未改名为团城乡之前,常见鸡家开往鲁山的班车,写成了“吉庄”,真是谬之万里,贻笑大方。